#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七十八

歐陽脩子發　棐　劉敞弟攽　子奉世　曾鞏弟肇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鋑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穆舜元
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
得唐韓愈遺槀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
忘寢食必欲并轡絶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宫第
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
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
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
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

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
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
者之舉豈以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
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歷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
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
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别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

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内郡縣民皆不安居矣

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内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

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拓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内黄夜半屛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

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

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内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内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嚣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

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湖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横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横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

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書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

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宫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幾成嫌隙韓

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觧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

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吕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説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

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汚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

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

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爲文天才自然豐約

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録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㫖蘇軾叙其文

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羿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强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著鳴

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强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

不可而又可邵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從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令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

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葢均有先王之遺烈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説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歴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内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

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辯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

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温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寛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

斥己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
愠言居三日爲眞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習
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
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
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
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説其
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使還

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揺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瀦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

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
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葢殺人者富人陳
氏也相傳以爲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
敓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
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
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
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鬬
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問府何以不

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准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嘉祐祫享羣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

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每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姦利冒同姓戸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讙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宫方有小人間

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閒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

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

四十卷行於時弟攽子奉世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主奉太祖後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絀封如攽議方

吏學校貢舉法攽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吕惠卿列阿

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反之又嘗貽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擿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寛平盜亦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貴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攽廢弛黜監衡州鹽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祕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

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薇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漢書刋誤爲人所稱頌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踈儁不脩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

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謄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元祐初歷度支左

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内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

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兖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静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怍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

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

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雱外視章顯實欲擕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雱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雱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殿最師征

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歛民不堪羣先期
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劒將樂
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
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慴恐羣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
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賕請公行
羣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
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
直自入常三四十萬羣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

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羣員才名久外徙世
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羣視之泊如也過闕
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
羣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
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羣史館脩撰
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
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
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

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羣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羣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

於改過耳帝然之吕公著嘗告神宗以草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黄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鈌先儒各以臆説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葢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

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慍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祿事太皇太后以爲讒毀出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

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覰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覰直龍圖閣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冊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葢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

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内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翌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啟親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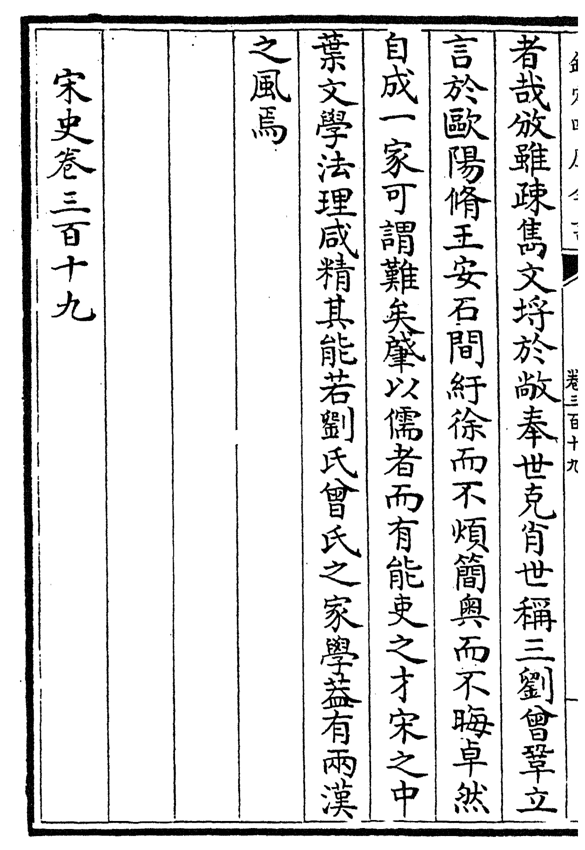
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説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寘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親近暬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日食四

月朔當降詔求言聲肈具述帝㫖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聲肈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思甄叙聲肈請併録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聲肈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為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聲肈作詔諭天下聲肈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説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聲肈適當制國朝學

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
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
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
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
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復循省痛
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
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未幾出
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

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
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
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
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
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
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
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
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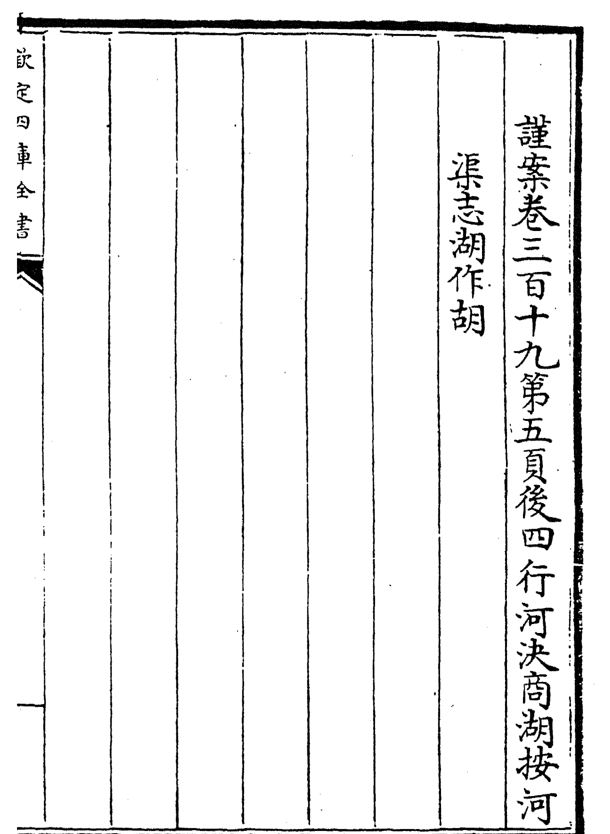
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
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
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貎端嚴自少力學博
覽經傳爲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諡
曰文肦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
謚上疏爭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
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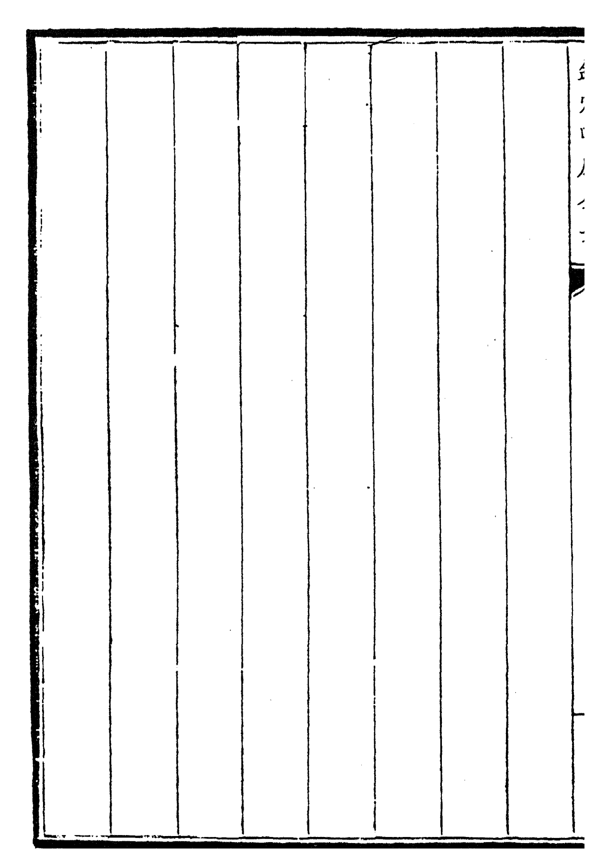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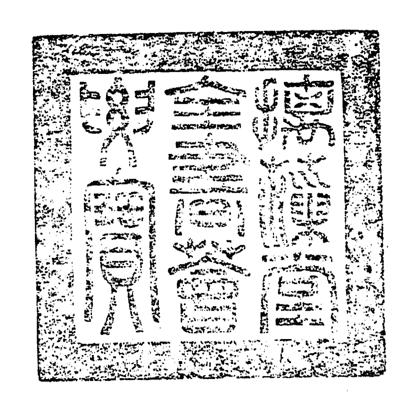
者哉斿雖踈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葢有兩漢之風焉

宋史卷三百十九



謹案卷三百十九第五頁後四行河決商湖按河渠志湖作胡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舉人臣董凝極

謄録監生臣曹秀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二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 修

列傳第七十九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

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歴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

禦之之説不過有三臣請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
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
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
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
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
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
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
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

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

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
去陛下寛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
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
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修起
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
佛舍利詔取以入宫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
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
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

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遽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令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

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税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
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
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温成
后追冊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
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輙封還之帝
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
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
剖決破姦發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

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
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祕不舉至破産飯僧下令
禁止之徒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
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
固至今頼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
劉剔蠹弊簿書紀綱纎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
政為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

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巳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

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為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為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諡曰忠惠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輙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

仁宗還其疏湊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湊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湊請罷之以荅天戒湊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内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贐事下大理議湊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湊有死罪帝知其過

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為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為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歛跡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庀

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為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

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宫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

曰朕眞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
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
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
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為明素
獨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
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
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築
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

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弊益輕

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傾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

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

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頼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鞏有儁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黄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

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廕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户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

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閲其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因果服罪爲開封府推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盜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

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冊古言發冊之禮雖為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冊而後顯令既行升祔則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户部侍郎詳定役

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為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輙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

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穎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

舉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幷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主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

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為校理同知禮院慶歴中仁宗鋭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為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羣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為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為賊刼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

辭日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
之命悉條奏日幾昃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
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誡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
在内廷有光恠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
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
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
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内

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為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脩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

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

三十萬與之令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欵朝廷欲加封冊而契

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番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搒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

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黄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

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卻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蒨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鬭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矍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

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為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

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入為侍御史論
内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
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
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
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
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
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為天下孤寒哉不過為堯佐守
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

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為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為湖北轉運使下溪蠻彭仕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為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為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朘其

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爲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爲産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

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為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

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
思永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
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
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為
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
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於地衆皆服其量
居母喪寠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
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凖為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脩古輩因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歴引周月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歴京東陜西河北轉運使户部度支副使西邊

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為陜西都轉運使黄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没而不幸又為讒狡所困邊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求欵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敝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

老懼行從澤州還為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為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敬之弟李教因醉為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竒繒文錦以歸悉布

於堂上慫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婺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彊河決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

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鋭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歷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呂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修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

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宋史卷三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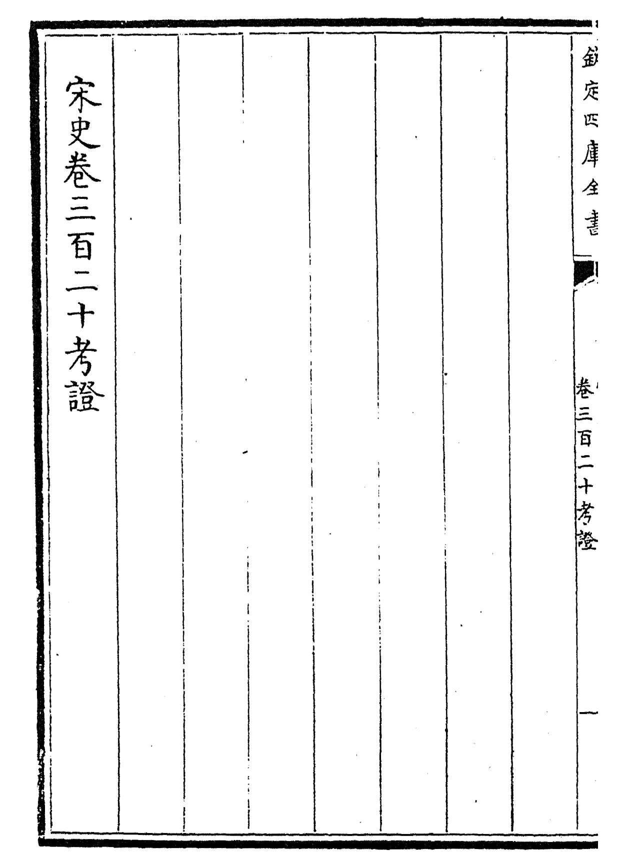
#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

呂溱傳分司南京○東都事畧作西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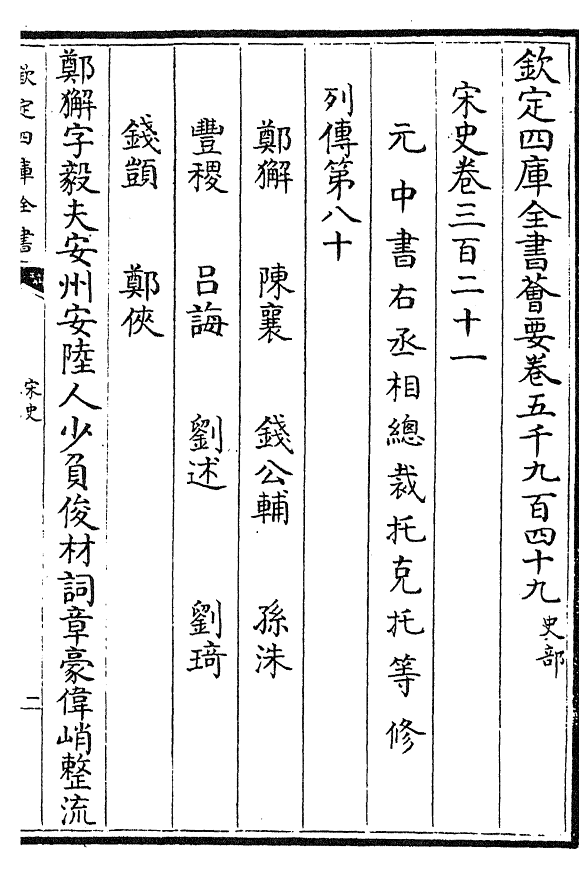
王素傳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臣浩按東都事畧以父遺恩授太常寺太祝不言進士屯田員外郎與太常太祝官亦異

余靖傳西師既解嚴○監本西師譌西歸從東都事畧改

彭思永傳有傳百姓皆進秩者○姓字疑官字之譌



宋史卷三百二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九百四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八十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呂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鄭俠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

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横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充濫銓曹況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

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
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
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
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
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
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之薦士
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
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

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葢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藴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為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

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為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為空言者無令徒掛墻壁為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

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務為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謗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宫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為安州乃

克葬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遊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濶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

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褻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輙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汚扣之乃為盜者葢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稲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

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畆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

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安石欲以為陜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為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

益忌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涖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旣亡友人劉彛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吕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

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為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乞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産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

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為翰林學
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
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為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為重呂
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
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
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
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為是天下誰敢不
同所為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既

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為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修吳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

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輙焚其藳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欝欝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為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為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𢑥幹當三班院

三班員過萬數功罪籍不明前後牴牾吏左右出入公為欺姦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為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羣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内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廕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為之碑神宗奬其文擢翰林學士纔踰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

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僨
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
五十萬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
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
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
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為稷
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

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為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為元龜祖訓為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為則於四海為法於千載則教化

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
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
右司諫揚荆二王為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
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
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
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
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

應天之實未克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内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

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令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録亂神宗實録令方修哲宗實録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懐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睥睨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

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為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為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簾為地衣稷言仁宗衾褥

用黄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别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彦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仕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爭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皤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卹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為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羸洙方力爭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呂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

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兗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閤吏且治主第官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

人遙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為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為天王正位前星為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

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為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姧臣附會其間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召為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為惡言内外洶懼誨上兩宫書開陳

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乎卒罷之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

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
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
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
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
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為皇
伯中書不以為然誨引義固爭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
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
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

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説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勑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不兩立帝以問執政修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

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加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宮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

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呂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

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茍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

事為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聲然
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
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元
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
子由庚為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
皆以言安石被黜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真
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

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判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神宗立召為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宫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為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為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輙爭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王

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
趙抃爭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
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
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
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已若一一得人猶不
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託自立黨援不附已
者得以中傷媒蘖誣陷其蔽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
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劄子且宰相富弼暫謁

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述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及勑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

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已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揺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安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説疎間骨肉罪不容誅吕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譖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已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

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
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
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姦詐
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
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
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乆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
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
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

商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報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爭

之乃議貶為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强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為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為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

沔用威嚴為治屬吏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爭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行聞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為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為一人偏詞不可以汨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為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

官顗令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馬去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為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為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為知己思欲盡

忠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
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
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
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
之為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
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為檢討更命其客黎
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
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為先所

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為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稗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

買麻籸麥麮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絶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兾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

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

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呌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

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

并劾馮京為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以遷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為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屛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為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

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為山隂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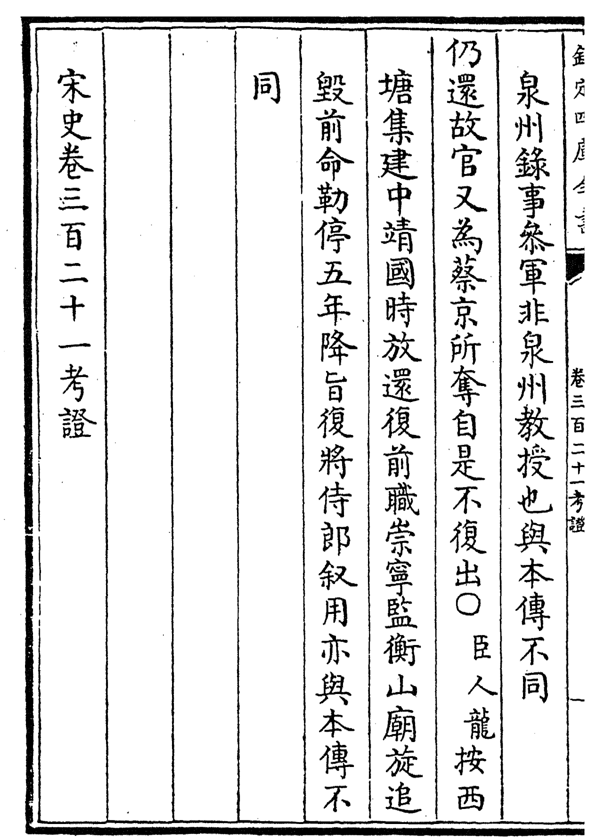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顛窮戹至死皆充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呂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鄭獬傳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石所惡○臣宗楷按數句文義不順東都事畧鄭獬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悦獬疑是權開封府或是權知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新法按問為王安石所惡也發遣二字疑有誤

鄭俠傳泉州教授○臣人龍按西塘集哲宗立放還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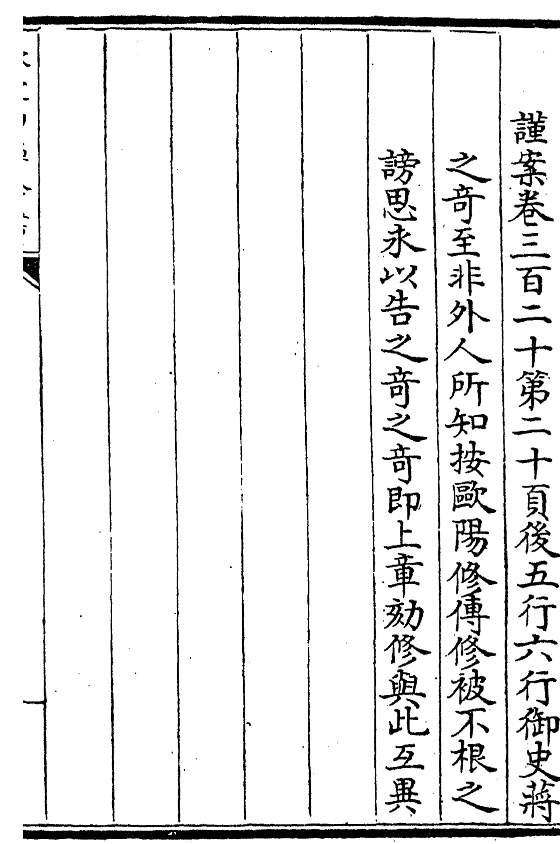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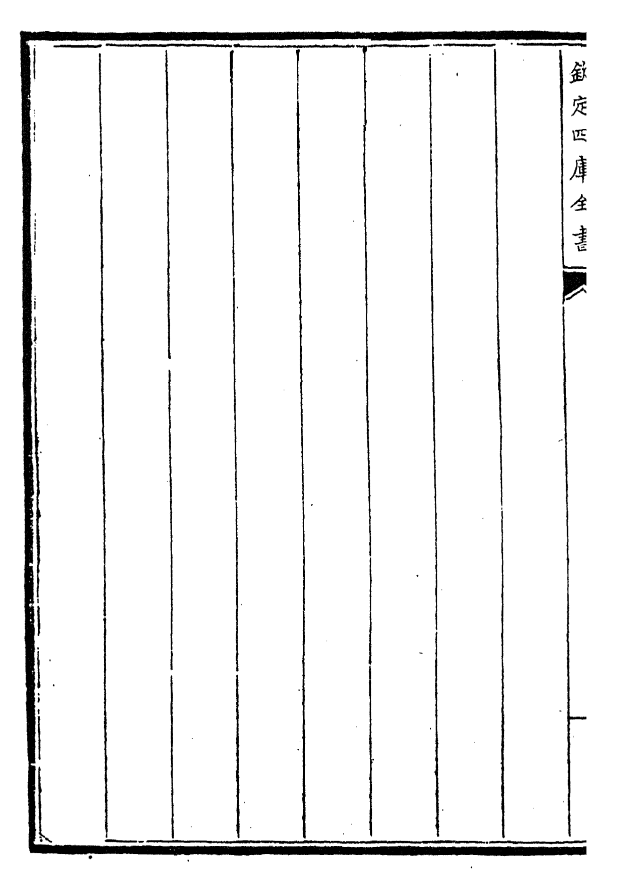
泉州錄事叅軍非泉州教授也與本傳不同

仍還故官又為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〇臣人龍按西塘集建中靖國時放還復前職崇寧監衡山廟旋追毀前命勒停五年降旨復將侍郎敘用亦與本傳不同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考證


謹案卷三百二十第二十頁後五行六行御史蔣之奇至非外人所知按歐陽修傳修被不根之謗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與此互異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曹秀榆